

毛坤圖書館學檔案學文選

浩成題



梁建洲 廖洛綱 梁鱣如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0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燕
责任校对:严伟君
封面设计:子 超
责任印制:石大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梁建洲等编. —第1版.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12

ISBN 7-5614-2034-X

I. 毛... II. 梁... III. ①图书馆学-文集-对照
读物-汉、英②档案学-文集-对照读物-汉、英
IV. ①G25-53②G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509 号

书名 毛坤图书馆学档案学文选

作 者 梁建洲 廖洛纲 梁贻如 编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5412526/5414115/
5412212 邮编: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序 一

我很少动笔为人写序，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写序非我所长，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措词才算得体。凡是有人请我写序，我总是尽可能婉拒，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我订出“写序约法三章”作为护身符和免战牌：

- 一、知人→我必须对著者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 二、知己→我必须对著作的内容有若干了解，
- 三、知用→我必须对著作的贡献有几分把握。

毛坤教授《文选》即将问世，相麟师弟来信要我为本著作写序。在最近一封信中他说：“编辑家父文集之事现正紧张进行，已进入后期勘校阶段，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恳请您为文选作序，以表两代人友谊。”

这几句真情流露极富感性的话，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震撼。对他的要求，我谨以惶恐、谦卑的心情遵命。毛坤教授论文集是经典巨著，当然与我“写序约法三章”的原则是符合的。毛坤教授在生前就是图书馆学巨擘，档案学权威，尤其重要的他是我的老师，我怎敢以品评一般文稿的眼光来看他的著作！倒是相麟师弟运用了“我们两家”和“两代人友谊”字样，我有必要说明，这九个大字显示了毛沈两家的情感和关系。由于这两家的联手、合作，在对日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我国图书馆专业教育不致中断，为我国现代图书馆史写下光荣的记录。这九个字给了我灵感，是我勉力写作本序的核心和骨干。毛沈两家有什么关系？

1. 亦师亦友 毛坤教授是华中大学图书科第7届即新制

第1届(1926)的学生,家父祖荣是华中大学图书科教授,所以

(1)沈祖荣教授和毛坤教授是师生关系。

华中大学停办,图书科独立改制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以后简称文华图专),家父出任校长,韦棣华女士担任教务长,家父礼聘毛坤教授到文华图专任教,所以

(2)沈祖荣校长和毛坤教授是由师生关系→同事关系。

抗战时期文华图专西迁重庆,最后在江北廖家花园建立了后方的永久校址,毛坤教授是主要教授,我进入文华专修图书科(本科17届),所以

(3)毛坤教授和我沈宝环是师生关系。

抗战后期,我到文华图专担任讲师,毛坤教授是教务长,汪应文教授是训导长,在毛、汪两位师长的推荐力保下,我被派为总务长,所以

(4)毛坤教授和沈宝环是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

换句话说,这时毛师和我已有同事之谊,但我对毛师的尊敬仰慕之心与时俱增,不敢稍有怠忽。

文华图专名实并不相符,这所袖珍型学府在课程设计、教学目标等各方面都是大学后研究所程度,在学术界地位崇高。教授、学生人数不多,但是教授阵容整齐,学生都是少年老成的精英之士,师生感情极为水乳,学校好像一个大家庭,家父身为校长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全校师生都是我家中的常客,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由于这种背景,我敢说在图书科、档案科每一位校友和每一位老师众多教授中间我对毛师相知最深。

2. 通家之好 我说毛师相知最深,决非夸大之词。首先我认识师母任慎之女士,她是江南闺秀,端庄大方,慈祥近人。毛师新婚来到武汉,她那时只会讲江浙音腔国语;以后到了后方再见面时,她已经能讲一口标准四川家乡话。认识她的人(尤其是家母)都盛赞师母是典型贤妻良母,让毛师无后顾之忧。毛师

长年单独住校，只在寒暑假回到宜宾团聚。俩老共有子女九人，养育的重担都由师母一人挑了起来。九位师弟妹都很优秀，师母今年高寿八十有四，住在成都，如果我有机会入川，一定会专程登门晋谒，向她请安。

相麟师弟是在武汉出生的（1931），那时我已是初中一年级学生（12岁）。师弟小时很讨人喜爱，我曾经摸过他的头，想从师母手中接过来抱到街上去玩（我家住朱家巷，后来搬进文华校园），家母大声禁止，她怕我粗手粗脚伤了师弟。

3. 身教言教 我和毛师最接近的时期是在廖家花园，我修过毛师所开的每一门图书馆学的课，受益匪浅。他为我奠定了图书馆学的基础，也造就了今天的我。现在我是资深教授，先后也写了十来本书出版。平时我喜欢说我的著作无善可陈，但在本序中我却不敢妄自菲薄，因为这句谦虚的成语会伤毛师的尊严，对毛师大不敬。在廖家花园梅树环绕的教室里听毛师讲授是一种享受，他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让我们这些弟子豁然贯通，“恍然大悟”。课余晚间毛师领队，我们几个弟子兼同事，鱼贯漫步到学校附近小茶馆，坐在树下一面饮茗，一面天南地北畅谈古今。毛师是主讲人，从他口中我们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4. 满腹经纶 毛师是一个“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第七》）的学者。他著作等身，相麟师弟寄来的目录，已为毛坤教授《文选》一书收集的有六十八种^①，尚待查找的有十八种讲义和手稿，总计八十六种，已经是极为可观的数字。我觉得还不完整，毛师勤于治学，教学认真，每授一课必有讲义，希望毛师门下共同努力，各方查询，以免有遗珠之憾。

图书馆学还是一门新兴有待发展的学问（借用钱亚新夫人吴志勤师母的话），我们这些后学一方面要努力研究为图书馆突破一个新的境界，但另一方面对过去大师学者的作品我们要尽量收集发展以供后起之秀研究参考。

写后省思 毛师是我国图书馆学史中一个最伟大的学者，我心中这样想。下面我仅提出十点我个人的感受。

壹：积极进取，坦白乐观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第七》）

毛师是君子，他坦白无私，奉公守法，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他有强烈的幽默感，谈笑风生。我和毛师相处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有愁眉不展的时候。他的人生观是乐观、积极而健康的，这也影响到他周围的人。

贰：简单朴素，刻苦耐劳

抗战时期文华图专在廖家花园的师生过的是克难式旧农村生活，不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第一》）两句话就可以充分形容的。

以“食”而论，我们吃的是“八宝饭”（米糠、砂石、稗子、米虫、老鼠屎、霉米、蟑螂蚂蚁的尸体等）。主要菜是一碗豆花，以炼熬出来的猪油拌饭是无上佳肴，每隔几天加菜“打牙祭”，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粗茶淡饭而已。

以“衣”而论，文华师生穿着极为简单，学生多半穿过去学校的制服（文华没有规定的校服），教员则穿夹克的较多，能够遮体、保暖就达到“穿”的目的。校长与毛师与众不同，他们经常是长衫一件。毛师穿起长袍潇洒飘逸，加之一副黑色玳瑁骨架眼镜就成了毛师的招牌。

以“住”而论，廖家花园的房舍都是农村式的，除了教员宿舍（华德楼）是两层楼房外，其他建筑都只有一层。有眷属的教员可以分配到两间房，单身住校的教员则一人一间。毛师身兼教务长也只是分配到一间比较像样的单身房而已。廖家花园晚间用清油灯照明。所谓油灯是将一根灯心草用油浸湿，泡在油碟中用火柴点燃，这种照明方法企图代替蜡烛却没有蜡烛的功能，既不明亮又有辛辣刺鼻的气味。文华图专装置电灯是胜利复员前两年

的事。

以“行”而论，从江北登岸到廖家花园都是山路，文华图专校园内羊肠小径纵横交错。“出无车”不是问题，因为不仅用不着交通工具，也看不见交通工具，学校对外交通只靠步行，毛师和我们都是安步当车的人。

在抗战期间，我们在后方的人都有“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经验，文华师生自不例外。我们偶尔也有受不了——“不堪其忧”的时候，只有毛师始终如一“不改其乐”（《雍也第六》），这就是毛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叁：“德不孤，必有邻”（《里仁第四》）

有品德的人不会孤立。毛师喜欢与人接近，无论在朋友、同事、师生之间，他都是受人欢迎的人物。家母特别器重毛师，每当家中吃饭加菜的时候，她必然对我说：“去请毛先生来喝汤”，湖北人的菜肴以“汤”为主，请人吃饭，不说“吃饭”而用“请喝汤”口语。

肆：忠贞不贰，校友楷模

自1928至1946毛师与文华的关系持续十八年之久，为文华最资深最忠贞的一员。他从不异思迁，放弃了许多在外发展的机会。文华图专从武汉迁川，首站是借用求精中学作为校址，文华在求精校园建筑八角亭及宿舍。当时的教务长是汪长炳教授（也是文华校友），汪教授应聘到社会教育学院担任图书馆学系主任，在汪教授立场，他觉得他是在扩充文华在图书馆界的影响力，而把社教学院的系看成文华的分校，用意未可厚非。但是时机不巧，他离校时正逢敌机对重庆轰炸，宿舍中弹被毁，求精不愿续借校址，因此这一时期是文华图专校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我记得家父在家中召集毛师、徐家麟教授、皮高品教授、汪应文教授几位商谈学校前途及教务长人选问题，几个小时没有取得共识。毛师挺身而出，他说：“你们都有困难，我来做教务长。”人

事安定，文华深庆得人，加之后来取得江北廖家花园土地，文华从此“否极泰来”，逐渐走上康庄大道。

伍：精诚团结，合作无间

毛师为人、办事、教学都是一本大公，处处为团体着想，在文华图专一十八年从来没有听说他和任何一位同事发生不愉快情况。他出任教务长是在这个学校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家父对他言听计从，他对校长也是全心辅助。新课多半由他任教，从来不讲负荷。教员都以他为榜样，校园内一片祥和之气。

陆：先见之明

毛师有过人独到的见解，是先知先觉者。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科就是他竭力主张报经教育部立案批准才成功的。在全校上下都没有概念的时候，他就体会到国家社会有此需要。现在祖国档案管理学欣欣向荣，图书馆学，资讯情报科学，档案管理学的科技整合，都是他种下的根，才有今日之果。我提到档案管理，因为这种措施与文华图专的发展有关。其他例子很多，不及枚举。

柒：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中流砥柱

毛师对图书馆事业专业组织的支持不遗余力。他曾经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监事多年，后来改任理事。（请参见严文郁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254～259页）这是尽人皆知，有记录可查的事实。我在此所提的则是幕后新闻。协会是1925年成立的，第6次年会于1944年5月5、6两日在重庆举行。严文郁教授在他的名著中说：“……其主要提案为修改本会组织大纲，尤其对选举理监事一条热烈交换意见……”（222页）。严教授是正人君子，他将当时恶劣情况轻轻一句话带过，在同书序中我说的较为露骨。我说：“……重庆年会的气氛和青岛年会完全相反，协会有严重分裂倾向，我看守和世伯面有怒色，这次年会不欢而散……”（17页）。实际情况是协会大部分巨头，包括文华资深校友都强烈希望协会改组，他们要求家父出面领导，在开会前夕推

派若干代表到我家向家父施压劝进，这次谈话我也在场旁听。家父甚感为难，随即单独约见毛师，征询意见。毛师力主团结，毛师的意见加强了家父的决心。第二天开会时，第一件提议案，有关图书馆教育是家父提出的，本来五分钟就可以解释清楚的议案，家父以提案人身份说明时竟用了四十分钟，原来家父打算用拖延战术缩短讨论改组一案的时间。家父这种苦心，若干资深校友殊不谅解。有一位资深校友（姑隐其名）说：“这种议案大家都看得懂的，老校长没有必要详加说明。”出席这次会议和我同辈份的有黄彝仲学长等，他们可以证明。这次会议虽然“不欢而散”，但是没有完全决裂，与毛师幕后影响力有很大关系。

捌：淡泊明志

毛师是“不求闻达”，“不患人之不己知”（《宪问》第十四）的学者。他出任教务长是为学校解除困扰才挺身而出的。记得抗战胜利复员时，家父在将文华图专搬迁回到武汉前，曾和毛师单独长谈。家父的意思是觉得自己年龄已大，希望回到武汉后，一两年之内由毛师继承校长职位，毛师毫不考虑地拒绝。这件事情的经过是在我出国读书前家父告诉我的，也许是他淡泊的个性使他留在四川没有随校复员。

玖：学术泰斗，自学成名

毛师是图书馆学的大牌教授，也是将档案管理学作为一门专科来培养专才的创始人。他完全凭着他自己的天分和一生的努力才培育出他这位学贯中西，享誉国际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有很多种（请参见梁建洲著：《毛坤在图书馆学及档案学的贡献》一文^②），他的著作等身，这本《文选》只能部分显示他的博学和成就。

拾：伟大的中国人

毛师是爱国者，他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学中国化。我国图书馆事业受美国的影响很大，这有历史的因素，也受了韦棣华女士的

影响，在图书馆学刚起步时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事，但并不是永久之计。毛师将中西的目录学合而为一，他更于 1936 年时就写作了《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他不愿意看到外国的思想一直渗透我国的图书馆学。现在我国的图书馆学、资讯情报学、档案学在世界学术界已有卓越的地位，他的影响是必须要颂扬的。

“哲人其萎”，毛师于 1960 年逝世。他的道德、学问、文章流芳百世，永留人间。

受业沈宝环谨序

1996 年 8 月

沈宝环简历

教育学博士，图书馆学硕士

图书馆学会首任理事长（台湾）

台湾大学教授

《资讯传播学图书馆学季刊》主编

【编者注】

①本《文选》实际收入 41 篇。

②《图书馆学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序二

毛坤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档案学家。早年他在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任教时，我们曾受教于毛坤先生，毛坤先生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使我们收益良多。我们为了报答师恩，编辑毛坤先生《文选》。这本书的出版更加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和档案学文献宝库的内容。在毛坤先生的《文选》出版之际，我们对他的生平及其有关著作的思想作一简单介绍，代为序言，以示对毛坤先生缅怀和敬仰之情。

毛坤先生（1899—1960）四川宜宾人。20年代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武昌华中大学图书科（该科系招收大学毕业或大学修业期满二年以上学生入学）。1928年起在华中大学图书科（1932年改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任教十八年。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长、校刊社长、总编辑等职。1929年至1949年先后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监委、监委会书记、理事会理事，1947年起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0年被遴选为校务委员。毛坤先生在长期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中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不幸早逝，实为图书馆界、档案界的重大损失。

毛坤先生在文华图专及四川大学三十余年教学中，讲授的主要课程有：图书馆学、目录学、中国目录学、西洋史部目录学、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等十余种。1934年毛坤先生讲授档案经营法，为在我国讲授档案学最早的一人。1940年春，文华图专开办了档案管理专科，成为我国最早设置档案管理专业的学

校，毛坤先生是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创造性地为该科设计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讲授课目，较好地推动了教学的开展。毛坤先生天赋过人，才思敏捷，博览群书，融汇中外，知识渊博，具有很强的洞察力。他编写的教材，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论点新颖，有较高的综合性和概括性。他在讲课时更是旁征博引，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既发人深思，又令人解疑，使学者受益匪浅，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毛坤先生在长期教学中，培育了大批图书馆学、档案学的专门人才，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国内外图书馆学、档案学的知名学者、专家。他为我国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坤先生担任文华图专校刊社长、总编辑，主编《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共出版了九卷，刊登了水平较高的论著304篇，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把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该《季刊》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最著名的图书馆期刊三绝之一。

毛坤先生的传略事迹及其著作评述已载入《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中国图书馆馆长名录》、《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及台湾的《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等十多种书刊中。

毛坤先生的遗著有八十余部（篇）。这些著作不但反映了毛坤先生对图书馆学、档案学认识的思维、经验及其进步水平，在当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发展，在图书馆学史、档案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对当今图书馆学、档案学的教育和研究仍有很重大的参考价值。现略述几点，以见一斑：

一、关于近现代图书馆的性质

毛坤先生在《图书馆的职责》一文中说：“何谓图书馆呢？普通总是说图书馆乃发扬文化，沟通学术，启发民智，补助教育的机关。这种解释我也并不一定反对，不过一则觉得太空洞，二则这不专是图书馆的职责。我以为图书馆者，收、管、用图书之机关也。”毛坤先生用“收、管、用”三个字高度概括了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功能。图书馆是收藏、组织管理、使用图书资源之机关。这一本质特征在图书馆的概念中不会消失、改变的。他在《图书馆当前的问题》一文中还说，“我们图书馆的工作，最重要是收藏与活用。为了把图书活用，曾经许多人的努力，想出有种种的法子。”毛坤先生所说的“活用”，实际上是指出了近现代图书馆是“动”的，不是“静”的，其中孕育着近现代图书馆是动态概念的文献情报资料滋生渊藪和正式交流的收发点的思想。二三十年代我国正处在从藏书楼过渡到近现代图书馆的变革时期。毛坤先生在当时积极宣传近现代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为推动图书馆工作的进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毛坤先生在《理论与实行》一文中对图书馆事业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作了正确的论述。他说：“世界上的学问很难说哪一样纯粹是理论的学问，哪一样纯粹是实行的学问。非常玄妙奥衍的理论，也还是可以实行的；极为实践的学问，其中亦自有宏大的理论存乎其间。理论与实行，常是相需为用，不过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有先后同异之差别而已。”因此，他认为：“我们图书馆事业和学问，是理论的还是实行的呢？无疑是偏重于实行的事业和

学问。”毛坤先生虽然在这里强调了图书馆的事业和学问是偏重于实行的，但他并没有舍弃理论。他说：“我们遇到一桩应办的事，本来还没有先例的、没有标准的，那我们就得要立下中心思想，这就需要理论；或是有几种可以处理的方法，我们选择哪一种呢，选择的时候应该以什么为依据呢，这也需要理论。”“图书馆事业虽是偏重于实行一方面的工作，究竟我们也需要健全的理论。”毛坤先生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考虑，认为图书馆事业和学问都是从图书馆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必须回到实践，指导实践，促进实践的发展，二者相需为用的。毛坤先生关于图书馆事业和学问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述，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多有益的启迪。

毛坤先生学习国外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的态度是以适用为原则。他在《图书馆当前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主张，我们对于图书馆学术，在著作一方面，最近五年或十年之内，应该特别努力于外国图书馆学书籍之翻译。外国的方法固然不一定合乎我国的情形，但可以供人们无限制的采择。”他还说：“平时说杜威的、说国会的，不过憬想到那个名字而已。真有人能把杜威、把国会逐字逐页翻译出来，实在也是一种功德。”由此可见毛坤先生是十分重视学习国外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本《文选》收入了毛坤先生译文 11 篇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又认为要“洋为中用”，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通过自己的咀嚼与消化，才能确实有效。他特别强调“应该要以适用为原则或以能达到我们的高尚广大的目的为原则。”他在《图书馆的中国化问题》中指出：“介绍之后是试用。现在我们新式图书馆的毛病是有人介绍一个法子，不问青红皂白，大家都实行采用起来，好，固然都得利益，假如行不通则全体吃亏。”毛坤先生对待学习国外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关于目录学的论述

毛坤先生以治目录学为毕生之业，造诣甚深。他从事目录学研究和教学是走中学为体而融贯中西的道路。他在文华图专讲授目录学时就这样说道：“我讲中国目录学，我也研究西洋目录学。中国目录学里好的东西很多，我都讲。西洋目录学里好的东西，我也要。凡是好的，我都要，都讲。”以后毛坤先生在四川大学讲授西洋史部目录学的课程，证明他对西洋目录学有较深研究。尽管如此，但他更着重致力于发扬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倡导，而且主张深研细究。他在《中国目录学》一书中说：“乾嘉以降，凡为学者无不研究目录，一般人大抵认为目录学乃治学之一种工具，略认藩篱者多，深研细究者少。故中国目录之学，普遍而不精深，今后为斯学者宜以为毕生专门之学。”又说：“中国目录学者既少以目录学为毕生之业，更少于目录学中某一部门做窄而深之研究，故若干年来，中国目录学的研究在普通概论状况下进行，而精研中国图书印刷者，精研中国图书转变者，精研著录之条规、排比之方法者寥寥也。”毛坤先生治目录之学，泛滥古今，被列为“新旧俱全”学派。

对于“目录学的定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毛坤先生早在 30 年代就做过科学的论断。他在《目录学通论》中缕陈中外名家之说后认为：“总观所述，不外两端，一则求辨析书籍之内容；一则求详叙书籍之形式。只顾形式，有类书贾；专重内容，无与收藏。治目录学者今后之趋势，要当形式内容，两相并重，蓄之于内者深，然后发之于外者切也。”基于这样的认识，故毛坤先生认为目录之“目”乃标目之条首者，英文为 heading；“录”乃解释标目或条目者，英文为 note 或 illustration。另外，对“书目”和“目录”这两个术语，毛坤先生科学地解释说：“余个人之意，

书目亦目录也，目录亦书目也。”“目录之名，由来已久，其内容又不仅指一书之目而言，凡叙述其书之录，亦应括入之。故余不用书目而用目录。”“故余统名之曰目录，究其学者，谓目录学。”毛坤先生还十分欣赏智升关于目录工作的论点，称智升的论点是“异军突起，别开生面之说。”综观毛坤先生的目录学思想，他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是卓著的。

四、关于联合目录和标题目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特别是在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受到重视，被列入当年制订的全国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1957年，国务院公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规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下设图书小组，并建立中心图书馆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以负责全国和地区图书馆的协作、协调工作等。毛坤先生在这时写了《试论联合目录》和《标题目录与科学研究》两篇论著。前者论述了联合目录的意义和功能、发展历史及联合目录编制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后者论述了标题目录的历史，标题目录与其他目录的关系及编制标题目录的方法。毛坤先生写这两篇论著的目的，他在《标题目录与科学研究》一文中说：“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希望在今后有更多的图书馆进行标题目录的编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向科学进军，进军需要广泛的材料。图书馆反映材料的方法很多，如分类目录、著者目录、书名目录等都是。它们各有各的功用。……因此我现在重新提起希望更多的图书馆编制标题目录。”据统计，在1957年书刊上有18篇这方面的论著，而以毛坤先生这两篇论著的内容详尽丰富，起着推动和指导的作用，是比较重要之作，当时被南京图书馆编入该馆业务学习文集之内。目前对我们研究和编制联合目录、标

题目录仍有参考价值。

五、首先提出在我国建立国家档案馆的设想

毛坤先生认为为了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档案必须由合法的、可信的专门机构来管理。他在《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一文中初步提出了建立全国档案管理体系的设想：“管理档案的行政组织，我以为分为独立的档案管理处和附属属于某一机关的档案管理处，独立的可暂分为全国档案管理处、全省档案管理处和全县档案管理处三级。”过后他在《档案行政学》讲义中详细论述了建立全国、省、县档案馆的设想，并拟订《国家档案馆规程》作为教材。1957年又拟订《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对如何开展档案馆工作，都作了详细论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建立了各级档案馆，实现了毛坤先生的设想。

六、吸取消化和推广“尊重档案群”原则

毛坤先生钻研档案学时，博览欧美档案学著作，认为欧美实行的“尊重档案群”原则是合理的，是可以适用于我国的。这样才能科学地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全面反映机关活动的历史面貌，有利于档案的保管和利用。毛坤先生在《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学》讲义中阐述了“尊重档案群”原则的含义、作用和具体做法。本《文选》收入的《法国大革命后之档案管理》、《国家档案分类中之三个步骤》等译文，就是毛坤先生列入《档案行政学》讲义，作为介绍欧美“尊重档案群”原则的教材中的一部分。毛坤先生在他拟订的《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中明确写入了“国家档案馆档案应遵守‘尊重档案群’原则进行分类。”本《文选》收入了《中国国家档案馆规程草案》第六章国